

毛

詩

要

義

要義卷第十

一 不刺厲王而傷周室恨

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印召
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
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
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
言傷

二 穆公不敢斥王惡故託文王咨紂以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

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歎之故穆公假爲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拊好勝之人何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

彊梁禦善於拊好克服謂服政事

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

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代解倍好
勝解克定本倍作倍倍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
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
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
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
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服政事

四家父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蕩不斥言

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諤不
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緩

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
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
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己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
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

四殷商秉政彊禦多對流言之人

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
臣宜用善人何爲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
對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鄭唯流
言以對爲異言此強禦衆對爲惡之人作此流

籩
籩

言謗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
王不得用之餘同

包休斂怨謂自矜氣健聚羣不逞

女包休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包休猶彭亨也籩
云包休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
謂之有德而任用之正義曰包休是人之形狀
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彭亨一也羣不逞襄
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
也

四 昔無臣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
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無陪貳也無卿士也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
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
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爲
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
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酒所以祭祀養賢天不酒爾以酒

通鑑注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顏色酒然
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酒爲同色
也酒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
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酒然而醉
者人自爲之非天爲之也

九內夙訓怒即巨靈夙顛之夙

內夙于中國覃及鬼方夙怒也不醉而怒曰夙
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伏於惡雖有不醉
猶好怒也西京賦云巨靈夙顛以流河曲則夙

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

■ 蝟即螻蛄蟥即蠅蚋亦蟬之別名

三輔以西為蝟梁宋以東謂蝟為蠅楚地謂之
螻蛄楚辭云螻蛄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蟥
一名蠅蚋字林蚋或作螻也青徐人謂之螻蟥
然則蟥蠅亦蟬之別名耳

■ 無老成人而猶有典刑故可案用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
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

用也

折

十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即懿

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
舍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
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
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言耄始作抑詩
厲意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
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

至夏

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思言其失兩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王旣出居政不由己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不同雖文刺前朝實意在

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
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
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
昭小異

四威儀可以知德今哲人而爲愚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抑
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
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
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

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矣職主戾罪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五十一 訐謏謂大謀定教命以時告民

毛以爲施教之法當豫大謀定其教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

此不得棄然其不思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為

正歲縣圖為異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

法漢魏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

命周禮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唯

唯管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

是之主禮周公所制亦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

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

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

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

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

十一 無淪胥戒羣臣相率引為惡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箋云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為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

十二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不虞非度也箋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

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

九無曰苟且無捫持我舌而自恣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止義曰字書以捫爲摸摸索是手持

三周以前朕爲通言曰公羊法以漢法言

自周以前朕爲通言故臯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爲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

屋漏西北隅箋云屋小帳漏隱

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西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知之凡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

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隙也
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
此祭之末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
至也箋云矧况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
知况可於祭末而厭倦之乎

帷幕大帳幄小帳故鄭訓屋為帳

天官幕人職掌帷幙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帟以
繒為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道繒布裳帷素
錦以為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

元本作
此陋字
下同

三

祭未設
饌西北
隅設

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陋隱釋
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室
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陋者室內處
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陋隱之處正謂西北隅
也言不媿屋陋則屋陋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
祭時於屋陋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
乃改設饌食西北隅扉隱之處此祭未之時事
也特牲禮尸諤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
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

屋漏有

注云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戶謬而改鑿為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

尚

宗子為

臣雖惰非祭初即倦當有事屋陋之時乃始倦

殤無陽

耳因當時屋陋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

厭糜子

人在屋陋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

宗子適

雅孫炎解屋漏二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

殤無陰

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

厭

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厭戶既

設奠於
輿陰
改饌西
共陽
厭

謾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為殤
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
特牲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
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
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
鄭注云無陽厭者為大夫當日賓尸故也

淑慎爾止傳引大學箋言容止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女為
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

童童羊之無角今云而角實虹潰王

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
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
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
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
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
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

桑柔

出芮伯畿內諸侯世為王卿士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
字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
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
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
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
諸侯為王卿士也書叙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
畿內則芮國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
縣在四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人為宗伯畿

一說

畢

公入為

卿本在

畿內亦

言入

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
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
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
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
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
字良夫也

捋捋采其劉謂吐劉爆樂樂即剥落

箋云桑之柔濡其葉宛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
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

爆音作

音

爆本音

或

作落

爆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爆釋詁云毗劉爆樂也舍人曰毗劉爆樂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為爆樂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疎爆樂也劉曰葉之稀疏爆樂之意故云爆樂而稀也

三古塵填字同故填得為義

釋言云丞塵也孫炎曰丞物乂之塵則塵為乂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義

三具禍以燼是堆燭之餘以比民僅存

四牡旟旒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

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燼是焦燭既然之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

三 靡所止疑音疑訓定

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故爲定也。

四 念我土宇鄭謂念鄉王言憂世

憂心惓惓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

我生不

逢天

怒局

傷厚

徂東靡所定處字居僂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
卒從軍又勞苦自傷之言正義曰毛以爲上言
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
懷憂其心殷殷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
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
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居字
所以居人故字爲居僂音相近義亦同既是
士卒自傷則念土字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
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

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

用賢可以無憂猶濯以救熱

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

虛政逆於人心猶遭疾風而憊喏

毛以爲王不任賢政教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爲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爲之喞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

卅九 好是孩穢鄭云居家吝晉與傳異

卅九 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聚斂甚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於益臣有盜臣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特公

與聚作威徵責不以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
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
真

記云君子聽笮篳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復
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
師倉人之類非井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言
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

具贄卒荒繫屬於兵役而皆空

蓄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為下國綴養

子屬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贊綴同也

考是

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贊其耆老是贊

作

爲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壻亦此義也

贊

四考慎其相傳云美贊變云輔相

義

毛以爲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

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

其心徧謀於衆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

質者以爲臣鄭唯考誠其輔相之行爲異餘同

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贊謂大賢之人有

考者其考慎之義亦猶與箋同

進無明君退迫罪役故云維谷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窮也

誦言則眠卧如醉如魏文侯秦孝公

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職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卧如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卧史記稱商鞅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
悟如醉然也

國反予來赫口距人謂之赫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赫灸也箋云之往也口距
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
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使告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中 雲漢至蒸民

皇甫謚謂宣王旱五年無所據

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謚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甯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謚之此言無所憑據

春秋例大夫稱字故知仍叔大夫

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

三

仍叔

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

伯趙

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
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

或仍氏

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

世叔

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

字叔為別人可也

四望雲漢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

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
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一為天漢是天河河

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莫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觀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

四皇甫謐雖無據言薦饑必連年

故皇甫謐以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

六凶荒索鬼神而祭故云靡神不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

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

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禮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爲其摠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



太宰者

營無牲

據祭法

豕有用

牲

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
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
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謂救
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
禱祀羣神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
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
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
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
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

造禴祭攻說注云造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

▲奠置之地瘞埋之土亦互文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爲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

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

九旱不可推皆心動意懼如有雷霆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子
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
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業業然狀如有雷霆
近發於上

十先正謂百辟卿士雩祀者先祖謂文武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

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十孔夙不莫如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

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方是也

散無友紀謂羣臣鞠而疲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戎哉冢宰趣馬
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
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
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
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
賞賜也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疫病也窮哉
病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

也

四友邦友君子皆謂羣臣

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爲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饑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

五何但求爲我身乃欲戾爾庶正

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兩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之助已亦所以安定其

身故云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
長憂其職事

四 尹吉甫作詩美宣王應賞申伯

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
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
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
崇賞賜申國之伯焉

五 吉甫爲周卿士尹以官爲氏

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

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恭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戊申故知申爲國名

四姜氏爲四伯主嶽祀甫申齊許皆其冑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崧高

執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犬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

五嶽之名一定不因歷代都邑而改

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
嶽周家定以嶽山爲西嶽不數崧高知不然者
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
樂卽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嶽
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
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
嶽祀乎五嶽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
方嶽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
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

反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
山爲北嶽崧高爲中嶽若五嶽之山每代一改
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爲嶽名乎若然何知此
言崧高非中嶽而以崧爲高貌

四 堯賜禹姓妣氏夏祚四嶽國爲侯伯氏呂
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嶽佐之帝嘉禹德賜姓
曰妣氏曰有夏祚四嶽國爲侯伯氏曰有呂此
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嶽也
爲四嶽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

四岳

典王

朝如周

六卿外

掌諸侯

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

也周語唯云四嶽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摠主諸神故掌四嶽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皆死矣於時分四嶽置八伯四嶽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嶽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

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
四嶽之祀者則四嶽皆掌之由掌四嶽故獨得
四嶽之名伯夷所掌偏掌四嶽則此詩所言維
嶽降神亦摠謂四嶽故傳廣以四嶽解之明不
偏指一山言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
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
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
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禮官主嶽祀故特稱伯夷為四嶽

身在王朝外治嶽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
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嶽之中而爲其一爲四嶽
之一而獨得嶽之名者雖同爲嶽官而又將主
嶽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嶽申主嶽祀
故也

三春秋書姜氏散文以姓配氏

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
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

六齊許申曰是大姜之宗

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魏之諸侯史記稱
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有功虞
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
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
大姜之宗故知皆其苗裔說文云胄胤也

四鄭以甫侯即佐穆王者呂侯即甫侯

一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
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
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嶽故連

山之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
此後爲甫侯詩及禮記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熅
詩書家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
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間居引此詩注以
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
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
未詳詩意故耳

注 申伯先封申今徃式南國改邑于謝

言申伯以賢公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

來任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
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
邑於謝取其便耳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
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
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遷封之於南方言申伯
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
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
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
故云然

七侯與伯俱得為州牧

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

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

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

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為牧此申

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大

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

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史

已進爵
明此時
右申侯

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
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
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

九封諸侯不必先築邑此獨先命召公定宅

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
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
往君之宅以營築城之事築既了知己不得不
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其容得不佳營之者王乃
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去卿士不行

毛云庸
城也鄭
功也

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邑召伯所立其事或如
肅言

臣命申伯作庸召伯徹其土田遷私人

毛以爲王旣命召伯令申伯定其居又告申伯
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爲法
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
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
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
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家
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
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
爲異餘同

私人對王朝臣爲公家人謂不純臣

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家人臣爲私屬也有
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
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
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其人之使之裝

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

召伯營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揆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寢也

申伯異姓得賜樊纓以命爲侯伯

鉤者馬婁領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

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四傳以介圭寶瑞箋謂瑞圭自九寸而下

三五 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相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

爾雅圭

大二尺

五寸曰

介大如

長髮文

下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相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

四 往近王舅近讀如彼記之子之記

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受申之云如彼記之已也

四 厲后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往近王
舅近已
也箋云
聲如彼
記之子
字非誤

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
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四 信邁誠歸申伯始不欲去至是實行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
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
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
歧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正義曰申
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

豫謂豫

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郟申伯乃旋

備委積

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

得疾至

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

圖

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

自錫室

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豫

申塗不

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

楚那蓋

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申在錫京之東南

自歧遣

自錫適申塗不經郟解其得錢郟之意時宣王

蓋省視歧周申伯從王至歧自此遣之故餞之

四

於郢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

靈

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

歸

視非爲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

歸

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王先在岐得召

公

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

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

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

國古人之語多倒

四番番勇武嘽嘽喜樂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四 吉甫自言肆好美申伯即美宣王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爰云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正義曰吉甫作詩自述云其美者

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公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四 畿內無侯爵而傳言樊侯

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

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
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五龍出納朕命山甫出納王命異

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
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
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其與王命出入
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出從於王
故為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
於王復白也大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

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
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
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
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
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

●明曉善惡辨知是非為明哲

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
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

●仁之為器重而云德輔如毛

表記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爲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爲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乃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爲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旣以重輕爲喻故以舉言之

④大喪之冕雖尊衾乃行禮正衣

衾服之中有衾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衾以

四九

不言

而表

禮律謂

未與

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覲禮謂
衮冕爲禕目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
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
衮爲上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
謂天子爲乘輿也

十五 山甫適齊述卿士之職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
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
者將行祀較之祭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
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
臨菑也正義曰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
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
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
捷然敏而樂事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
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

五齊居逼隘王使仲山甫徃城而定之

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

三

傳謂齊

蓋去薄

城遷臨

舊舉

記異

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朱文公云豈徒於夷王之時而至是始備其城郭之守與

五吉甫作誦慰仲山甫述職之勞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
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
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
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其心

毛詩要義卷十八中

毛詩要義卷第十一

韓奕

韓姬姓之國後爲晉滅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廢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二京北馮翊扶風爲三輔加左右字乃官名
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爲韓奕也又辨其處
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
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北在中馮翊在東扶
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
北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
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
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
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

并言左右服屨左傳解賈云右扶風賈君是也

三韓是武王之子食邑韓因爲氏

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時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邕在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晉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初韓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爲氏也襄昭之間有

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萬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證幽王時韓猶在也

五 先言禹甸謂厲亂後韓復禹功

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侔其道

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能決除其災稷成平
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
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
以此爲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
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
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

六 王錫韓侯車服之物

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菲錯衡玄衮赤舄鉤膺
鏞錫鞞鞶戣備革金厄淑善也交龍爲旂綬

大綬

又

若弘

反

音泓

又胡

肱反

音肱

大綬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

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蟬

也箋云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

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

采章也簞篋漆簞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鈎膺樊

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倻革謂纒

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搯之

七諸侯四時之朝經無正文先儒說異

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

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合起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一說鄭於太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各殊禮異更迭而偏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

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比自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杓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常闕春祭也

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

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主則主

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玉制中
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
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
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

九 淑旂旂之善綬有采章簟席為菲蔽

旂雖同畫交龍而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
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綬是大綬則
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
傳以綬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

車僕者負良綬注云良綬君綬是也此綬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綬章謂有采章也第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第正是用席爲蔽而知漆簟以爲車蔽者以巾車云云

十 覲後反國必祖尊其所往去如始行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軼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粗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

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

路車可以賜臣卿大夫亦得稱路

於酒餞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立息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

得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

三十一 汾王之甥蹇父之子言尊貴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汾大也蹇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蹇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

三十二 以厲王爲汾王猶莒郊公黎比公等

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
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父在汾地時
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
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
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
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
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莒丕公莒丘公之
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編引之

叶傳以汾王爲大王意亦爲厲王

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
其文正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
當如上篇言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改知非宣
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
爲厲王

五 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有姪娣

祈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
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

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
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
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
貴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

六 因時百蠻長是蠻服鄭云時節其往來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
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
祖有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
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

返如字

又都

回反

退

是二

種之

名大

一節有
一節有
卷末

往來臯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礼云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日子注云謂九
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
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
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
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繫多
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泆
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

十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
不宜爲實故轉爲是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
寔同声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相六年州公寔
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

九州牧擇賢不必繼世

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部又近於北夷明
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修壑治田牧斂
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
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爲之而得

美厲
韓賢

不實之

三言

韓侯

不實

韓侯

不實

韓侯

有絕
做音
江漢

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一作召虎平淮夷虎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二 共 淮夷東國在淮浦而為夷行

禹身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

三 共 既天會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

十四

淮之南

北皆

夷

十五

淮夷

求

之語

則

禹貢嶠冢道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
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
潁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
云遣士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
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
或親送至彼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
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

臣記載

勃海

氏江漢

辨

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
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
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
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
古人之語多倒

六

鄭云使傳遽告功猶後世乘驛

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
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
也告成于王箋疏

匪疚匪棘齊威公皆反是

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其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其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切之也

述康公之功以勉虎故曰召公是似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

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
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
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 鬯在彛詩書左傳云占謂賜時

案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彛而陳之則鬯當
在彛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惟鬯一占者當祭
之時乃在彛未祭則在占賜時未祭故占盛之

○ 召本采地穆非出封此是益之土田

禮名山天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

經云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賜而傳
土田即
附庸

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召本岐山之賜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
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
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
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

三十一 于周受命以岐周有先王別廟

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
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虎祖康公在
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

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

王以康公命虎虎以康公之辭答王

毛以爲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

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荅王之辭荅宣王也鄭唯對爲荅爲異餘同

四 宣王末年德衰故因以常德爲戒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當時所行之德可以爲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爲戒

五 毛意並命南仲皇父於廟故太祖文處中

毛以爲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爲盛察者以王今命用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爲元帥親兵又合爲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爲將爲監乃告皇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爲太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太師

世六

鄭以南

仲為太

師皇父

之太祖

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主謂丑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丑氏命之矣此言太師下言丑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將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軍

卷七

孫毓命

將皆於

祔廟非

命於大

祖

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也因其有稱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

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

州諸侯三軍有中左右天子六軍亦各二

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爲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相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甯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

九

王命內史尹氏為策書以命程伯休父

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冬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列而為行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匡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

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驂直
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
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二事就緒謂三農
之事皆就業爲異餘同

墨臣

程國伯爵休父名重黎氏後

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
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
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
侯爲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

審之

箋以三事爲原隰平地之三農

以誅君平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
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
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
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
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
此言民就農業唯至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四 釋訓陳騷訓動箋改釋爲驛

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教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四王至淮浦進虎臣執醜虜

毛以爲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燒

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厓之上就
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
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
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鄭唯以敦爲屯爲異餘同

四王旅有六如縣縣翼翼靚且敬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如翰苞本也箋云
嘽嘽間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

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
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縣縣翼翼
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縣縣靚也翼翼敬也濯太
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
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四 靜如山苞動如川流盛大如江漢
兵法有動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
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江漢不
取流取其盛大

瞻印

四王猶允塞謂謀慮信實筮以猶爲尚

毛以爲王師旣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當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旣已自來告服筮以徐方畏威望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

四侯伯入王朝則爲卿云大夫亦卿

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筮以

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積世稱之不謂與此爲一人矣

九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見鄭語

十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
十一九年已後也療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彘音
十二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
十三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

鄭以成城傾城陰陽異然亦有相反者

箋以其有城郭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然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乖雖丈夫亦傾城卒誣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

謀勸主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五婦寺婦之侍御者故寺訓近

傳寺近正義曰寺即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

五君子而識賈物婦人而休蠶織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雖

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

蠶室為龍精故蠶室近川取氣勢

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室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

蠶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築宮謂築蠶宮之浣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

鬻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
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墻之
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
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
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鬻宮高一丈三尺
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
踰起不以禦寇故外閉之

西檻泉之深喻己憂之久

甯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夏

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窟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之

十五 首言夏天末及召公錯綜名篇

首章云夏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夏之字而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叙特解經之夏天自由天之閔下以夏爲天名此叙轉爲閔箋訓爲病則與夏天之義其意小乖

八五 夏天疾威召夏小夏蕩三箋各異

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
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丘王旻天
亦丘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爲政急行暴虐之
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摠二事是經之二
天皆丘王也小旻二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
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
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
罪罟承以蠱賊內証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
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

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鎖於下土布
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
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
也

九昏極傳云昏天箋云昏奄人

昏極兼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極天極也潰
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極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極極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
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

謀滅王之國正義曰傳意亦以柝為去陰但
以正月云天天是柝天謂夫殺柝謂柝破天柝
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
亂也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釋
為平謂平殄而滅篡昏柝云皆奄人也天官闈
人注云闈人司昏晨以啟闈者是氏其官者也
柝柝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
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官者丈夫
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柝毀其陰即割勢

卒

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

閉用

引月令其器闕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

墨書

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二熏者使守門

箋

闈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闈人乃是墨者非奄

人管

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闈人

書內

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

人為之闈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間明亦奄人也

闈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周遊亦如之注云圍禁

苑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園遊所守門者

其官皆曰閹人是閹之用人非獨奄也掌鑿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園則墨則皆亦為閹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閹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園則用則也官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閹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閭親

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

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

二義邦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王意

二謀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

二商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

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

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

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

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五 蠹賊內訌傳訌訓潰箋訓爭訟

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

六 我位孔貶言甚隊

我位孔貶貶隊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大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六 皋皋頑不知道訛訛麻不共事

釋訓云皋皋珣珣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

草香

米

餐助

王訓

類從

食祿是頑不知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訛訛莫供
職也是訛訛爲麻不供其職也說文云麻嬾也
木能豎立唯爪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
常卧室故字從

音眠

如如彼棲苴謂草木之枯槁者

如樹上之棲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
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如
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
也

昔之富不如時今之疾不如茲

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
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疾不如茲今則病
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

彼䟽斯糲彼宜食䟽今反食精糲

言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
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糲二十
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
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糶糴於糶故爲䟽也

池 池竭自頻泉竭自中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其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七池者穿地自外引水爲之

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鱉生焉萑葦乎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爲之

六箋頻當作濱水厓猶外也

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

六日辟國蹇國百里其言之

正義曰言日闢日蹇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
便有百里之校於蹇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
不尚有舊事見於下

七猫似虎淺毛爾雅虎竊毛曰蹇猫

有猫有虎傳猫似虎淺毛者也如字又武交反
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蹇猫蹇仕板
反 鞣奕

毛詩要義卷十八下